

“庸俗”是世界上最庸俗的词汇！

李洪涛

“搞文艺评论多年，用过很多词汇，也生造过很多词汇，但有个别人经常用的词汇我从来没用过——搞不清什么意思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用！然而最近，这个词汇居然被堂而皇之地写进红头文件，这就不得不让我表示深度的质疑了！

——这个令人费解而又极其泛滥的词汇，叫做“庸俗”！

一、关于“庸俗”的词义猜测

在我所看过的评论文章里，庸俗这个词的所指似乎永远不固定，不求甚解了那么多年，这回终于认认真真查了一次《新华字典》，结果更加茫然！

《新华字典》对这个词汇有两处不同的解释：

解释一：平常的、不高明的。

解释二：趣味不高、令人讨厌的、肤浅的、鄙俗的。

除此之外，互联网《百度百科》，对庸俗也作了一个类似解释，谓之：平庸僻陋、不高尚的。

读到这些解释立刻脑袋就大了！

按《新华字典》第一种解释，如果庸俗仅指“平常的，不高明的”，那这和我们常说的平庸有何区别呢？而从我所读过的众多使用“庸俗”一词的评论文章看，他和平庸显然是有很大区别，评论家们所说的庸俗显然不能和平庸划等号！

按《新华字典》第二种解释，困惑就更多了！如果庸俗指的是“趣味不高、令人讨厌的、肤浅的、鄙俗的……”，那么，什么是趣味不高？什么又是鄙俗呢？四个词义就有两个是昏概念！另外两个概念：肤浅！这个词在评论文章里经常被独立使用，显然与庸俗的本意有相当距离；至于令人讨厌……？究竟谁令谁讨厌？——

缺乏主语！

《百度百科》的解释也很有问题！第一个解释又和平庸重叠了！第二个解释说庸俗就是不高尚的，那么什么又是高尚呢？这里又遇到个无厘头！

依旧让我们一头雾水！抛弃平庸、肤浅、平常、不高明这几个和评论家们所指相去甚远的词汇，我们发现，剩下的这些词汇一个比一个更无厘头！

1、什么是趣味不高？趣味和高低搭配在一起，本来就是病句！俗话说人生百味、世间百趣，这些百趣百味，究竟哪一个是高的，哪一个是低的？趣味这种东西有体积吗？能竖起来用尺子去量吗？衡量其高低的尺度又是什么呢？

从美学意义来讲，趣味和人的社会身份、年龄、性别、血型、内分泌以及经历有关，原本不存在高下之分！一切关于审美趣味的高下之分都是人为的！没有依据的、不科学的。在阶级社会，统治阶级认为他们趣味高尚，那是一种明显的阶级偏见，这种阶级偏见被引入社会主义文艺评论领域应该是荒谬的！是对人的审美情趣缺乏最基本的文化尊重，说的更严重些，这是一个蔑视人权的定义！

2、什么是鄙俗？和庸俗一样，这也是个无厘头的玩意儿，鄙俗和庸俗究竟是同义词还是近义词？有没有词义区别？我不知道！谁知道就请谁来显示他的高明吧！我只知道用鄙俗来诠释庸俗，就像是用无厘头来诠释无厘头，最后当然只能使人一头雾水！

3、关键问题还是“令人讨厌”这个问题！究竟令什么样的人讨厌才叫庸俗呢？或者令人讨厌是一个抽象的、可以通用于一切人的概念？比如一个有同性恋爱好的人，是否有权把世间的一切男女真情，统统视作庸俗乎？

读到这里我似乎有几分明白了！原来庸俗其实就是一根棍子，你讨厌谁就可以用棍子打谁！发明庸俗这个词的人确实伟大！把庸俗这个词第一个用于文艺评论的人也很伟大！然而，这个词被评论家用得太多了，根据托尔斯泰先生的“鲜花论”，似

乎我们评论界的蠢才也实在多得有点泛滥了！

二、 一个无厘头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梦呓！

我们对庸俗这个词追根究底，想看看这个词究竟有多么深不可测！

晋葛洪《抱朴子·穷达》有：“庸俗之夫，闇於别物，不分朱紫，不辩菽麦。” 这有可能是中国人最早把庸俗二字配置在一起。在这里，庸俗似乎用来指智商低下、不闇劳作的人。

但葛洪在他的《抱朴子·论仙》中还有：“常人之所爱，乃上士之所憎；庸俗之所贵，乃至人之所贱也。”这和《穷达》中的解释不同，庸俗在此应是指缺乏神仙气质的人乎？这里所说的“上人”显然和孔子之所谓“上士”不同，孔子论人，葛洪论仙，所以这里的上人应是指仙人！

不智者谓之庸俗，这个解释显然又和平庸重叠了！

不仙者谓之庸俗，这个解释和我们的现实主义文艺发生了严重对立！我们不可能说一切现实主义文艺、一切平常事、平常心、乃至人所共知的四维空间都是庸俗吧？

很多自命高雅的人士对所谓庸俗似乎深恶痛绝，但我也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伟大的理想主义和抱负，把平常心当做庸俗，这恐怕大家不会答应，因为庸俗这个词的词性带有明显的贬义，而平常心是人的一种正常的状态，贬斥人类最正常的状态似乎没道理！

那么究竟什么叫做庸俗？

我的英语老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英语里面庸俗这个词怎么写（告诉我我也记不住，连汉语词义都没有搞懂，更何况英语乎），现在也不想知道了。因为这个概念在英语里有好几个外形。

从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看，翻译家们翻译 19 世纪前的作品，多半用庸和俗搭配，形容人的外貌气质，比如一些体形肥胖的劳动人民常被形容为庸俗。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农民出身，肥胖、粗鲁、爱大笑，外交场合不拘小节，故在很多回忆录里被翻译成庸俗。但与赫翁经历气质相似的美国名将麦克阿瑟，却很少遭此形容，原因几何我不清楚！或许赫在政治上是个失败者，而麦克阿瑟

获得了善终？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耶？再或许英语和俄语对这个概念理解不同？

在文艺评论方面，西方人使用媚俗这个词比较多，用庸俗来形容艺术作品较少。这比中国的文学评论更准确些，媚俗是个动词，尽管米兰昆德拉对此深恶痛绝，但至少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个中性词，是文艺创作中的正常现象，没有庸俗那么可怕。

恰恰相反，西方评论家常把庸俗用于评论社会科学成果，例如机械唯物主义的方法论、例如对某些哲学概念粗暴的生搬硬套，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庸俗社会学——这倒是和赫鲁晓夫的气质比较吻合！也和我们这里的某些人思维方式吻合。

但事已至此，我还是没有搞清楚，庸俗和不庸俗的区别究竟在哪儿？更无法判断西方人的原词究竟是何用意？也或许是翻译家翻译得不准确？

东西方人的词相外观不同，做这种对比原本没有意义，但对比东西方文艺评论对于庸俗这个翻译概念的使用可以发现，西方人偏重于平庸、简单、粗暴这个意思，比较容易理解。而中国文艺评论常常把性暴露之类一概斥为庸俗，这就百思不得其解了：在西方很多严肃高雅的文艺作品中，同样有性描写，为什么西方评论家不说这是庸俗呢？

东西方文化的差异，在庸俗的应用上显示出根本差异！原来中国人不喜欢性描写，把性描写当作了“令人讨厌”的东西，这大概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关吧？而西方人并不排斥这种东西（除非作者写得很差劲）。

可见“令人讨厌”这个说法应该是最准确的！你讨厌什么，就有权说什么是庸俗：同性恋者有权说正常男女之爱是庸俗、商人有权说拒绝暴利是庸俗、贪官的有权说洁身自好者是庸俗……，总之只要是让你讨厌的、或者是你看不起的、你认为低下的——都可以理解为庸俗！

读了半天，古今中外，读者们肯定也没有读懂庸俗究竟是什么？好在这实在不是我作者的错！

拟结论：庸俗这个词汇是客观存在，但庸俗和不庸俗的区别究竟是什么，至今无人说得清楚。就如有人说庸俗是情趣不高，那么比他高的是什么？比他低的又是什么？这些词义没有界定清楚，庸俗这个词汇就永远失去了科学的参照。

再结论：庸俗可能就是评论家理屈词穷时的一根棍子，也很可能只是一个无厘头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梦呓！

三、庸俗者眼里的庸俗是什么？

如果庸俗仅仅是个梦呓问题反而简单了，然而，当庸俗的词义比梦呓更随意时，怪事儿就发生了：

在电视综艺节目领域里，一些评论家把具有创新意味的节目称为庸俗，反把那些守旧、平庸的东西说成不庸俗，这就完全违背了庸俗二字中“庸”的含义，那些被斥为庸俗的节目我看了一百遍，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庸俗在哪儿？以《超级女声》为例，节目确实略俗一些（但俗得恰到好处），而庸从何来呢？我想了那么多年还是没有想明白！已经那么多年过去了，说她庸俗的人，自己为什么造不出一个比她不庸俗的节目呢？

唯一能够说服我自己的结论只有一个：因为庸俗就是“令人讨厌”，所以一个本身很庸俗的人，完全有理由把不庸俗的东西说成庸俗！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，总以为是别人先醉了。

难怪有那么一些人，开口闭口这也庸俗，那也庸俗，讲得别人一头雾水，最后人们才恍然大悟，喜欢说庸俗的那个人，原来是因为自己庸俗，所以原本不庸俗的东西到了他眼里反变成了庸俗！庸俗其实就是庸人的一副有色眼镜！

俗话说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想不到后面还漏了两句：庸者见庸，俗者见俗！人的记忆力和注意力毕竟是有限的，一部《红楼梦》社会内容丰富得有些过头了，但放到一个淫趣丰富的人手里，首先被记住的自然只有那些性描写啦——记忆力毕竟有限嘛！难怪鲁迅如是说！

喜欢说别人庸俗的人，常常自己才是最庸俗的！

正如八卦是世界上最八卦的东西；庸俗也可能就是世界上最

庸俗的词汇！

三、无厘头的梦呓进入了红头文件！

我绝不反对今后的评论家继续使用庸俗这个字眼！

作家没有生造词汇的自由，因为他的用词必须让别人读得懂；而评论家经常可以借根造词，因为他有空间去解释自己造出来的词义！既然连造词都是被允许的，更何况庸俗二字乎？

托尔斯泰说，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人是天才；第二个是庸才；第三个是蠢材。好在喜欢使用庸俗二字的那些评论家们，很多原本就连庸才都算不上，这样的评论家难道还少吗？

唯独有人把庸俗说的那么可怕，极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！我们对庸俗做个最望文生义的解释：人的能力毕竟有大小，而当今文艺竞争又那么激烈，庸自然是无可避免的——庸人无可避免，伟人有时也无可避免，但毕竟最后还有文化市场起调节作用嘛，庸得太严重首先会触及市场竞争的底线，怕什么呢？至于俗字，用于文艺创作应该是一件好事儿，作品通俗易懂读的人才更多，传播影响力才更大。庸和俗两个字拆开来看原本都没有那么可怕！

评论家继续使用庸俗并不值得大惊小怪，但最令人吃惊的是，最近一段时间，“庸俗”这么一个最无厘头、最接近梦呓的词汇，居然堂而皇之写进了某政府机关的红头文件。没法不让人目瞪口呆！

红头文件是干什么用的？难道是用来抒写机关领导个人小资情调和私生活的软文平台吗？

机关领导以及他们的秘书、才子们，可以继续使用庸俗这个词！但红头文件是用来指导人们行为的官方文本，如此严肃的地方，使用如此无厘头、如此梦呓的字眼，你让别人怎么根据你的意图去行动呢？

长此下去，难道这类的词汇今后还要写入法律文本不成？

用红头文件来反对庸俗，不得不说是这几年我国文化界的一大笑话！

正如喜欢使用庸俗这个词的人，常常自己最庸俗，而把庸俗写入红

头文件机关部门，想必也庸俗得可以打 100 分了吧！？

（作者：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首届会员代表、国家二级编剧）

厦门大学图书馆